

前阵新房装修,需要购置大量灯饰,休息日一大早便和夫人去一家著名灯饰城转悠。看了几家店,询了几次价,最终也没落单。说实在的,也不是因为所看的灯饰不好看,也不是价钱高得离谱,而是看多了,眼花了,比较来比较去,心里反而更没谱了。

又闲逛至一家灯具店。接待我们的是个年轻时髦的小伙,一听口音,便知不是上海本地人。小伙子不多,没说几句话,他就把正在旁边做账的阿姨请了过来。

阿姨一头银发,满脸笑意,见我们左挑右选横竖拿不定主张,便道:“嘎许多灯,哪能没看中的呢!来,讲给阿姨听听,你们想要买啥个样子的灯?”

阿姨这般问就等于白问了,因为我们自己根本就不知要买什么样的灯。见我们回答不出,阿姨又热情地说:“弟弟妹妹讲讲看,你们家是新装修还是老装修?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?房型是啥个样子,讲出来听听,我来帮你们参谋参谋!”

阿姨如此一说,我们心下悦动,便一五一十地回答了。听毕,阿姨略一思索便开始热情地介绍起来——

“喏,个款带点玫瑰红,可以变色额,主卧里厢用老赞哎,不要太有情调哦!喏,个只顶灯是新款,厅里厢用,老节能咯,你们屋里厢好像是暗厅,格款不管日夜里,挺用!乃小人几岁啦?个只星星带月亮,老有童趣来,小人房间里用再适合不过了……”

阿姨一边说,一边手拿一根竹竿东指西戳,热气腾腾。我和夫人除了连连点头已毫无招架之功,觉得条条在理,句句切题,最终是热烈拥护,一致赞成。很快,选灯,开单,签收。

有次,我实在憋不住

字,付款,交易完成。直到房子装修完多日之后躺在客厅的沙发上,我才恍然大悟起来似的,这房子里的灯,好像也没什么比别家灯具好到哪里嘛!之所以从犹豫不决到爽快下单,似乎很大程度上全因老阿姨的能说会道。我如此一说,夫人立马附和:“就是,就是,如果不是那位老阿姨,我们可能不一

上海大妈是个宝

陈传荣

定在那家买呢!”

当然,事后恍然,倒也并非存有后悔之意,反是非常佩服那位上海大妈,居然硬是能够把一桩没有什么希望的生意给做下来了,实在是不得了了不得!

其实,上海大妈做事认真负责,热情能干,这是人所共知的。她们特别善于察言观色,能够迅速拿捏对方心思,于三言两语间便可轻而易举地俘获对方的心。做生意的朋友,身旁如果能够有位上海大妈相帮,无疑是平添了一份利器。

我有个小表弟,在浦东开了一家电器维修铺。由于忙不过来,便雇请了三个小伙子一块帮忙。让我深感诧异的是,在维修店里,表弟居然还雇请了一位上海大妈。大妈又不懂电器维修,也不给小伙子们做饭,也就是稍微打扫一下卫生,有人来招呼一下而已。在我看来,养这样一个“闲人”,实在是毫无必要,三个伙计各自忙活,根本不需要人照顾,打扫卫生更不用说了,店面就那么一大块地方,哪还需要专人打扫呢?

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几乎就是养着的“闲人”的大妈,表弟却把她当宝一样供着。每月开了份不算低的工资,而且上班时间也是灵活自由,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。照了面,表弟都是笑脸相迎,左一声阿姨好的,右一声阿姨好的,热情得不得了。表弟还赋予大妈无上的权力,他不在的时候,店里有什么事,都是大妈说了算。

有次,我实在憋不住

悄悄问表弟,这位大妈一不会修电器,二不给大家生火做饭,三又不能招财进宝,你为何要养这么个“闲人”?表弟一听,诡异地一笑:“哪里话,哪里话?有了这位大妈,我这店就像店了,有大妈和没大妈,完全不一样的!”

我一脸蒙圈,忙问其详。表弟说,我不常来店里,想想看,就仗这三个毛头小伙子能行吗?有大妈看着,他们就不会无法无天了。再说了,我们这维修电器,主要就是和上海本地人打交道,让大妈和他们沟通,在上海人看来,可信度高,更容易接受,这样生意自然就做好多了,多合算的事啊!

表弟还告诉我,退休后的上海大妈其实不缺钱,她们就是图个快乐。你尊重她,她就非常高兴,保管会百分之百地为你付出,哪怕不拿钱也无所谓。“就说我雇请的这位大妈吧,她每次出国旅游回来,哪回不都是给我儿子带回大包小包零食和衣服,想想看啊,那些都是国外带回来的,要算钱的话,大妈说不定都亏了!”

听表弟如此一说,我才若有所悟。上海大妈,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啊!

守望式相助

冯联清

疫情的防控要求我们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,也要做好邻里之间、同事之间和外界之间的守望相助。由于病毒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染,所以,非接触的守望式相助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邻居阿婆独居,突然流涕,感觉感冒,便隔窗喊话告知我情况。我立即通过居委会联系到了社区医院。医护人员立马前来测量体温,问明情况。排除了疫情嫌疑后,阿婆和社区医生对我深表感激。微信的便捷也为守望相助提供了更为直接有效的新途径。居家观察的老伯,就是与我微信联系,让我通知物业的专门人员及时上门揽收生活垃圾,省去了他自己出门叫人的麻烦;楼下的小王从外地出差回来,一到家就询问楼内的情况,如临大敌。我通过微信,告诉他楼里基本稳定,让他自身加强自我保护,楼组的邻居一切安好,不必过于担心。这种非接触式的帮助,尽管没有见面,没有接触,但是大家依然能感觉到彼此之间无时无刻的贴心关怀。

守望式相助,这种新型邻里、朋友、同事之间的关爱,在特殊情况下传递关心,并切实给予及时的帮助。“少一次的聚会,并不会疏远亲情”“少一点人群的直接接触,就是对家人对自己对社会作出贡献”,理念,正在为更多人所接受。

最早听说武汉出现冠状病毒性肺炎,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。那天上午,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了一个截屏信息: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分院确诊了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,一位医生提醒自己的同事们,也许华南海鲜市场周边会隔离,大家要戴口罩,要洗手,要戴手套。

那时,我还在北京。但是,这些信息中提到的医院以及华南海鲜市场,就在我家附近。从我家步行到海鲜市场,不过十分钟。而海鲜市场旁边,就是汉口火车站。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市场,不知道里面卖些什么,但是,毕竟离我家太近了。如果周边隔离了,我怎么回家过年呢?我赶紧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。就在当天,《湖北

爷爷不打鼠

彭震

爷爷不打老鼠,是因为他干过挖煤的矿工。在井下挖煤,大家都在井下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深处,最怕的就是出现事故,而老鼠则是事故的警报器。

当年爷爷下井的时候,井下没有那么多的安全设施,矿工们就是生活在运气中。一次,爷爷正在井下挖煤,突然看到井下的老鼠四处乱窜。这时,有个老矿工大声叫喊着:“井下可能会发生意外,大家听我的,赶紧升井!”于是,在老矿工的带领下,矿工们安全地升井了。没过多久,井下便出现了透水事故。这就是人们利用老鼠的精明,躲过了一场灾难。

有时候,老鼠比人聪明。人感觉不到的,老鼠感觉出来了。

有句俗语:老鼠过街,人人喊打。可也有从来不打老鼠的人,我爷爷就是这样的人。



这幅摄影小品照片前几年拍摄于本市的大宁郁金香公园。这是初冬的第一场雪,公园里秋天的精致仿佛还意犹未尽,有些树叶还恋恋不舍地在风雪中坚守枝头,不肯落下。于是,我就想构思拍摄一些风雪中的植物小品照片。

雪下得并不大,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,我来到公园时,雪已停止,局部区域已开始融化。使用的相机为普通相机加变焦镜头,前面加上遮光罩。为防止相机受严寒侵袭,我把整个相机用透明的塑料袋裹住,在前面抠了个洞让遮光罩探出。我使用的是“光圈优先”拍摄模式,感光度为400,快门速度会随着光圈的大小自动变化。我在公园里转了一大圈,先后拍摄了月季花的剩枝余叶、银杏叶、

摄影

与武汉同在

董宏猷

个悄悄的信息马上被证实了。钟南山院士等来武汉,明确说明,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,存在人传人,其例证,正是同济医院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。

形势立即紧张起来。武汉市190个街道中,最危险的街道排名,我家所在的唐家墩街道名列第一!好几家收治确诊病人的定点医院,也都在我家附近。我书房的窗口,正对着武汉红十字会医院。好多朋友来电话,要我千万万不要出门了。但我必须出门,马上买菜。但没想到,菜市场已经没有什么菜了。只买了一点土豆,茄子,哪怕涨价了,也赶紧买,因为菜市场马上就要关门了。

我感动的,是一位教师朋友,得知我已经回汉,马上请人送来了医用口罩,抗病毒的药。封城以后,又赶在机动车禁行的前夕,请中百超市的朋友,冒着大雨,送来了一大批物资。挂面,速冻的馒头、饺子、汤圆、包子,矿泉水、卷筒纸、抽屜纸,唯独缺少蔬菜。我清点了一下储备物资,还有土豆,胡萝卜,洋葱,菜薹,蒜苗,茄子,扁豆。大年三十夜,我家只做了两个菜,一盘菜薹,一锅排骨藕汤,过了一个最简单的春节。身处武汉最危险的地区,我不能出门,要做好长期准备,与武汉的父老乡亲们一起,共度时艰,抗击瘟疫了。

作为一个职业作家,我早已习惯了自我封闭,潜心创作。有时一个星期不出门,都是常事。但现在,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突然封闭,紧接着又禁止机动车通行,武汉突然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。紧张,忙乱,恐慌,焦虑,各种各样的信息满天飞,都是在所难免的。但是,更多的武汉人选择了理解,坚守,行动。全国的医护人员星夜驰援武汉,让武汉人感动期待。封城以来,我每天都接到国内外许许多多的朋友潮水般的关心问候,让我感动而温暖。元月21日,我在朋友圈中,用白话诗统一回复朋友们

们的关心,没想到这首《答关心武汉和我的朋友们》,迅速地被我转发,在武汉乃至全国传播开来。第二天,就收到美国朋友的来信,说当地华人圈也开始转发了。紧接着,荆楚网,湖北卫视,武汉音乐广播等媒体,又将此诗制作成了公益宣传片,在电视与广播中播出。便觉得,即使身在斗室,也能用自己的作品参入抗疫的战斗。我想起了抗战期间,为了保卫大武汉,许许多多作家艺术家来到武汉,创作了大量的鼓舞士气的作品。那些写在画在墙头的诗歌与漫画,那些歌咏队的大合唱,以及街头剧,也许不会流传下来,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但是,历史不会记录每一朵浪花,却会记住一条血性的大江,在民族危难之际,曾经怎样不屈的呐喊奔流。

此刻,借《新民晚报》一角,感谢关心武汉的朋友们。“请你相信我,相信武汉,相信不信邪的武汉人,一定会战胜凶猛病魔,迎来一个清洁健康的春天。”



榆树叶、柳树叶、梧桐树叶、竹叶等等,拍完后均觉陪体有喧宾夺主之嫌疑,不尽满意,唯独这幅《雪里红》,颇为养眼。这是一种看似像红豆、被称为“菜萁”的植物。

拍摄这类小品,建议:一是要用长焦镜头,这样可以压缩景深,利于突出主体;二是要使用大光圈和慢门及“光圈优先”模式,更易于掌控和操作;三是被摄体的背景宜选择深颜色,既能增加主陪体之间的反差性,又能表现植物丰富的质感;四是风雪天可遇不可求(尤其是南方城市,下雪的概率低),所以在同一条件、同一画面下,拍摄时不妨多选择几档参数,多拍几张,以便后期选图时不至于留下遗憾。

搂椿树

为什么过年我要搂这种只有枯枝的树呢?说来心痛。因为遗传的因素再加上儿时物质资源缺乏营养跟不上,所以我的个头一直是班里最矮的,为此得了许多让我痛恨的绰号,如“小矮子”“坐地炮”等。那时我成绩好,对这些嘲弄表面上是满不在乎的,然而心里还是很煎熬。妈妈就教给我一个办法:大年初一大早去搂邻居院子外面的那棵老椿树,嘴里还要念念有词:“椿树爹,椿树娘,你往粗里长,我往高里长。”“心诚则灵,多念几遍就会长个子了。”——这是妈妈的原话。妈妈还说这是从古流传下来的土方子,肯定有效果的。我听了大受鼓舞,幻想

着搂完椿树后就能蹭蹭长个,于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,每个初一早上搂椿树就成了我的固定科目。

年三十晚上从十二点开始鞭炮声不绝于耳了,我似睡非睡,等到爸妈四点左右起床的时候,我就再也躺不住了,一骨碌爬了起来。小心翼翼地上簇新的衣服,扎好头发,

我对妈妈说了一声要去搂椿树了,就迎着浓重的夜色和扑面而来的寒气,一溜烟跑了出去。一路上我瑟缩着脖子,手揣在兜里,一改以往怕黑的状态,一蹦三跳地跑到离家几百米远的那棵老椿树那里。据说这是我们这里年龄最久的一棵椿树了,树干粗壮,树冠盛大,妈妈说这样的树最灵验了。我伸出双手,往手心里呼一口气,紧紧围拢树干,屏息凝神、毕恭毕敬地小声说:“椿树爹,椿树娘,你往粗里长,我往高里长。”如是几遍,虔诚至极。

边念叨边仰望着树冠,幻想着自己个头往上蹿,耳边似乎都能听到骨头生长的声音了,心里不免有些得意。严寒的冬日早上,说话都带着浓浓的哈气,我能抱着树念一刻钟左右。临走还恋恋不舍,摸摸粗糙的树皮上被我焐热的地方,对着树说:“你一定要保佑我啊,我明年还来抱你。”事毕,心头的巨石落地,长舒一口气,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。

之后的一年我都怀揣着希望,期盼古树能助我美梦成真。虽然到年底的时候仍然失望,即使长了那么一丢丢,依然是班里著名的小矮子,但并不妨碍我初一大早继续追梦。从二年级开始,我搂椿树有六七年吧,到初中的时候还去过呢。虽然后来知道长个子和搂椿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,不过是有的人长得快有的人长得慢而已。之所以还那样做,无非是寻求心理安慰罢了。现在每逢过年,想起我独特的过年方式,也觉得煞是稚气好笑。但那段童真的岁月饱含着我新年之向往和渴望,也是值得回味的吧。



七夕会

七夕会